

美國初期侵華史話



沈美探製知圖畫刊

第一卷第一號

抗美援朝知識叢刊

美國初期侵華史話

藍編著

開明書店

美國初期侵華史話

每册售價人民幣3,200元 乙(期2601)

編著者	于	鑒
出版者	開明書店 (北京西總布胡同甲50號)	
印刷者	華義印刷廠 (北京東單鬧市口39號)	
發行者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 聯合經銷公司 (北京絨線胡同66號)	
各地分店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	

1951年4月初版(0—10000) 56 P 32 K

有零作權■下准錄註

目次

一 引言	一
二 冒險家們的「中國熱」	六
三 鴉片貿易	九
四 「精神鴉片」的販賣者——傳教士	二二
五 外交代表和砲艦	四四
六 鴉片戰爭中的美國	五七
七 第一個公使——顧興	二〇
八 「美國人的高等氣派」	三三
九 中美望廈條約	二六
一〇 美國侵略的躍進	二九
一一 把臺灣提到侵略日程上	三三
一二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兩面派	三六

一三	所謂「不干涉政策」	三
一四	蒲安臣的「傳奇」活動	四
一五	一連串的教案	五
一六	「排華法」和殺害華僑	六
一七	對朝鮮的侵略	七
一八	捕虜馬關條約的傳聞故事	八
一九	隱蔽在古倫菲律賓後面的陰謀	九
二〇	「門戶開放」政策的背景和意義	十
二一	八國聯軍中美國所扮的角色	十一
二二	在日俄戰爭中的把戲	十二
二三	哈里曼和攘奪滿洲鐵路的陰謀	十三
二四	「金元外交」	十四
二五	美國財政資本的滲透	十五
二六	結語	十六

一 引言

「一個國家若要想從其他國家獲得一種起脫利害關係的幫助，那全是癡想。我們若認為國家間可有真正的援助，我們就犯了極大極大的錯誤，因為這完全是一種幻想。」

「不要相信一個國家會做出超出他本國利益之外的事情，這實在是『普通經驗所產生的一個公理。』」均見曼立翁著『基地與美國』。

這是美國資產階級共和國開國元勳華盛頓所說的話。他很坦白地說出了資本主義國家和資產階級社會中「普通經驗所產生的一個公理」，奠定了美國有史以來外交政策的基礎。

從美國開國之日起，它的外交政策就追隨着它的經濟擴張而前進，也就和對外侵略結成了不解的緣分。在華盛頓以後，曾任美國國務卿的休士說得更好：「外交政策決不是建築在抽象的東西之上的。外交政策是某一時期內的國家利益的產物。……政治家負着帝國的責任，決不容有一刻忘記了帝國主義的目的和要求。」（同上書）

從這些話中已足夠證明美國外交的本質是怎樣了。這裏面還有什麼「道義」之可言呢？「美國的經濟外交政策」作者威廉還有幾句更露骨的自白：「沒有一個國家會永遠以精神滿足作爲動機的。如果有一個國家的負責官員要追隨一種違反本國利益或涉入一種毫無物質利益的義務，他一定會爲某些有關集團所猛烈抨擊而終至改變政策。」這就是說，在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裏，外交只是爲着「某些有關集團」的物質利益而開動的。很久以來，統治着美國的是六十家富族，美國外交就是爲了維護和擴張這六十家富族——壟斷資本家的利益，通過「派到海外去撒謊」的外交家們以各式各樣的美麗的外表而出現的。早在美國建國初期，派到巴黎擔任駐法公使的富蘭克林就說他自己「不僅是以大使的資格，而且是以陸海軍辦事處、會計事務處……以及販運美國國貨的商人的資格從事活動」了。（鮑爵姆金「世界外交史」）

美國的一切外交文獻和有關外交的著作證明：自從中美發生關係以來，美國對華政策始終是「追隨着它的本國利益」，「沒有一刻忘記了帝國主義的目的和要求」的；因此，一百餘年來的中美關係史就是一部美國對華侵略史。但美國帝國主義者卻是一個狡猾的侵略者，它們會撒謊的外交家們和傳教士們，慣於而且很善於在它的傳統侵略政策上套上一

件「挾助」的外衣，在中國設下了長期的大騙局，並在舊中國裏通過了文化侵略，着實造就了一些如華盛頓所說的「癡想」漢、「幻想」家，這些人喪盡了民族的天良，在美國的「道義精神」、「傳統友誼」裏做他們的蠢夢。從這一點說，美國的侵略，在我們民族過去的一個時期和一部分人中，其毒害的程度，真可以說是到了「蝕骨腐心」的地步了。

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在互十九世紀前後一百餘年來美國侵華的史實裏，儘量從美國的統治者和美國資產階級代人所著的書和所說的話中搜集一些鐵案如山的真實材料，來揭穿這一個長期的大騙局，來幫助今日新中國的青年們瞭解我們歷史中一個創鉅痛深的黑暗的記憶。

從歷史上研究，美國對華政策在每個歷史時期中有着它的不同的形式的，而這不同的形式正是它在每個歷史時期中經濟發展不同的反映。我們如把美國的對華侵略史和它本身的社會經濟發展史結合起來研究，是有着更高的科學性的。因此，本書作者以為可以把美國侵華的歷史分做三個時期：第一時期，從最早的通商關係到宣布「門戶開放」政策前夜止，這是美國「自由」資本主義從原始蓄積到發展、到沒落的時期，是美國為它的商業資本和產業資本在中國市場上追逐着「利益均霑」的時期；第二時期，從一八九九年宣

布「門戶開放」政策起到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止，這是美國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後日益野蠻化、貪婪化的一個歷史時期，這是通過「金元外交」——資本輸出，進行掠奪、爭奪、獨占中國市場的時期；第三時期，從一九四五年直到現在，這是美國帝國主義因為喝了戰爭鮮血而膨脹大到企圖建立世界霸權，為全世界人民反對並且被中國人民踢出了中國大陸，追它走向死亡末日，抽搐地作着臨死前兇殘掙扎的時期。

本書所處理的是第一時期的全部過程和第二時期的開始，止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夜。這一階段是美國對中國侵略的奠基時期。

這是一段長長的歷史，這也是一段被淹沒了的歷史。今天發掘出來的真實的歷史證明：「美國帝國主義者從來不是中國人民的朋友，它從來就是中國人民敵人的朋友，它從來就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不管美國帝國主義者怎樣厚顏無恥地說他們是中國人民的盟友，但是恩怨分明的歷史紀錄是不能修改的。」（伍修權：在聯合國安理會控訴美國武裝侵略臺灣的發言）

本書就是把這恩怨分明的初期歷史紀錄提供到讀者面前，使得親愛的青年讀者們能夠從事實上，從本質上深刻瞭解到美帝在十九世紀前後逐步擴展侵略的來龍去脈，以及一

切的舊恨新仇，因而加強我們在偉大的抗美鬥爭中無比的熱忱和至高的信念！
美國帝國主義必須被打倒，也一定可以被打倒的。

二 冒險家們的「中國熱」

對華貿易是「自蘇羅門派出鑿隊到俄斐(Orphir——聖經上所說的產金地——引者)去
搜尋黃金以來，西方就不斷追求的那種貿易。」

——美議員弗洛茨德

從馬哥孛羅以來，富庶的「天朝」就成爲歐洲冒險家們的憧憬。到了十八世紀末葉，美國商人也打開了中國的大門。

一七八四年——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後的次年，就有一條商船「中國皇后號」，掛着美國國旗，從紐約開到廣州。當時的中國人把船上的人叫做「花旗國」人。這是中美通商的開始。

船主蕭氏(Major Samuel Shaw)原是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一名少校。他在一七八五年回到美國以後，就把廣州的情形和美國遠東商務的前途，對美國政府做了一個詳細的報告。美國報紙稱許他此行結果「是一件適時的卓越的極有前途的成就」。國會嘉獎了

他，美國政府以後就派了他做了駐廣州的領事。像蕭氏這樣的經歷是歐美各國「開拓事業」的「殖民家」們一般的經歷。

這一趟中美處女航裝來的是美國商人從美洲土著人民——印第安人那兒詐騙、掠奪過來的人參和皮毛。裝去的是在中國賤價購買的絲茶和瓷器，一趟賺了三萬元。這樣的利潤在冒險家們看來是不夠大的，但東方的財富畢竟吸引了當時美國大西洋沿岸各城市的商人，一種新的商業於是勃興起來。

一七八七年陸續開來了五條船，在這些船中，有時「一隻百噸小船帶上九千元的貨就可以賺上六萬元。一隻大一點的船一次賺了二十八萬九千元。」「某地與美國」驚人的利潤使美國商人對於對中國的貿易都趨之若鶩，一時都稱之為「中國熱」。

這種所謂「中國熱」不僅使美國對中國的貿易總額，在十九世紀初年，就已經超越了除了「老牌」英國以外的歐洲各國，使美國商業紀錄上有六分之一的進口貨是來自中國，而且甚至影響到美國向美洲西部的擴張。有些美國歷史家認為他們「移到西海岸的原因，與其說想開發沿海諸州，還不如說要賺中國的錢。」（「某地與美國」）這是有事實證明的。遠在一八一一年，在美洲的西海岸，就已經由一個美國專做遠東皮毛貿易的商人亞斯

特建立了一個據點，這位亞斯特就是從十九世紀初期經營遠東皮毛而起家，以後再加上土地投機等事業，發展成爲美國豪門之一。

在十八世紀末葉到十九世紀初期的美國對華貿易中也表明了下面一個趨勢：最初的貿易還是分散於各小商人，到了一八一二年已經集中到少數鉅商之手；到了一八二五年，中美貿易的十之七八是被這些少數鉅商所掌握着了。商業有時跟着軍旗走，軍旗也有時跟着商業走。當商業已經掌握在大商人手裏，資本主義國家對落後國家更進一步的掠奪就要開始了。

最早的中美自由通商時期是中美關係中僅有的「和平」歲月，從這上面充分地反映了美國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過程。冒險家們的「中國熱」不是爲了中國，而是爲了他們自己的賺錢——爲了他們自己的財富積累。很多的美國商人在中國賺錢以後，便回國做了工業資本家，這是從商業資本過渡到工業資本的進程；隨着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就不斷地、日益加深地爲中國人民帶來一百多年的災難。

三 鴉片貿易

「幾於所有美國在粵商人與鴉片貿易多少皆有關係。」

——美·福士達：「滿清商務」

俗語說：「人無橫財不富」，這些美國商人們怎樣發了財的呢？怎樣從中國發了橫財的呢？

在中美最初的商務關係中，美國的商品生產還不發達，運輸到中國來的只是一些皮毛等物，而從中國運去的東西反而較多。從一八二八年到一八三五年的一項統計指出美國輸入的商品和金銀兩者合計不過合中國輸美貨物總值的百分之三十。這就是說，中美商業關係中，貿易差額是在美國方面。這種情形對美國商人原是不利的。但你以為美國的冒險家們碰着這樣的難題就沒有辦法了嗎？不會的。

美國的冒險家們從十九世紀初年起就追隨着他們的老大哥們——英國冒險家們之後，幹着黑貨——鴉片——買賣了。公平地說，美國冒險家們所幹的黑貨買賣，在數量上

是遠遠落在他們的老大哥之後的。然而這卻不是由於美國商人們的好心，或是怕「善良的上帝」的懲罰，這是當時條件規定了的。當時鴉片的主要產地是印度，而印度所出產的鴉片已被英國東印度公司所壟斷了，美國的冒險家們知道鴉片買賣是有厚利可圖的，於是就從鴉片的另一產地——土耳其，運來銷售。土耳其的鴉片產量是不夠大的，他們就爲他們的老大哥們轉運，代銷印度鴉片，這一轉手買賣照樣「獲利驚人」（見毛爾斯 Moore 著：「滿清帝國的外交關係」）。據一個美國人福士達根據他早期在廣州的親身經驗說：「其時美國在粵商人，除了一個烏留芬公司（Olyphant & Co.）以外，幾於所有美商與鴉片貿易多少皆有關係。」（李抱宏著：「中美外交關係」）

美國的冒險家們就是拿這一項可恥的貿易收入來填補他們對中國的貿易差額的。魏源著「海國圖誌」中有一個一八三七年的細賬：美國在這一年的進出口總值兩比「計少銀九百六十萬元。何不聞補銀？蓋亦鴉片價內開除之數。」

美國最早的冒險家們賣黑貨、發橫財。這樣的鴉片貿易者「時時刻刻向貪慾無厭的吃人神貢獻新的犧牲品」，也時時刻刻向他們自己的貪慾無厭的荷包塞進了可恥的金錢，爲美國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造成了必要的前提之一。

四 「精神鴉片」的販賣者——傳教士

「他們到你們這邊來，外面披着羊皮，裏面卻是殘暴的狼。」

——馬太福音

資本主義向落後國家侵略的武器有三種：商品、傳教士和大砲。

美國商人向中國輸入鴉片以取利，其後又陸續來了精神鴉片的販賣者——傳播基督「文明使命」的傳教士們。

「有位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把掠奪殖民地的方法，用簡單的兩句話而寫如下：起初是傳教士，然後為商人，最後便是軍艦大砲。實際上，假仁假義的傳教士，通常總是有名的資本主義欺詐文化底領導者。」（列昂節夫）

「資本主義欺詐文化底領導者」，就是這裏所說的精神鴉片的販賣者。

一八〇七年英國第一個傳教士經過美國進入中國，一八三〇年美國第一個傳教士跟着來了，大批的美國傳教士們陸續來了，二十年間美國的傳教士增加到八十八人，占當時

各國傳教士人數的百分之六十（各國傳教士共一百五十人），足見美國自始就在何重視這種精神鴉片的販賣事業，培植着它的侵略的老根。

第一個美國傳教士是裨治文（C. F. Bridgeman），他在廣州很快地開展了他的辦報事業，稍後一點的是另一個著名的間諜——傳教士兼牙科醫生伯駕（Peter Parker），以後因「功」升任了美國駐華大使。

裨治文和伯駕的道路是精神侵略、文化侵略的道路，也是政治侵略的道路，是使用精衣毒藥使中國人民傷心餒骨的道路。他們是美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最早的幫手。

那第一位傳教士裨治文自己就會說過：「我們在中國傳教，與其說是由於宗教的原因，毋寧說是由於政治的原因。」什麼政治原因呢，裨治文和伯駕在「中美望廈條約」訂約時，都當了美方便團的秘書和議約專員，為美國侵略策劃得是異常週到的。這是一種在美國商人經營鴉片貿易時，裨治文在他的「華事月報」一直假仁假義地表示反對，為美國商人從罪惡中開脫，為美國侵略者作「親善」的宣傳，瓦解中國人民的戰志，這又是一種政治原因。

更毒辣的政治原因還在這裏。一個從一八五〇年起便在中國傳教五十年的丁韞良